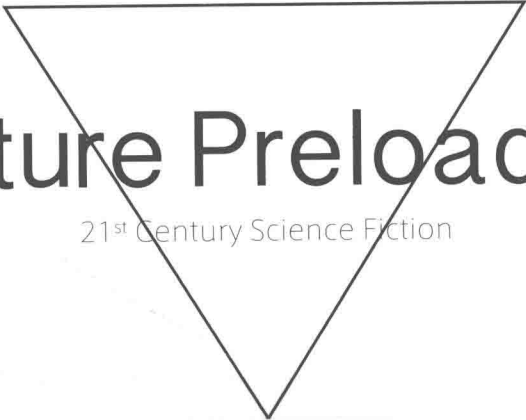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Future Preloaded

21st Century Science Fiction

未来的序曲

21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（下）

（美）戴维·G. 哈特威尔 编

（美）帕特里克·尼尔森·海登 编

汪梅子 李懿等 译

Copyright © Copyright 2013 David G. Hartwell and Patrick Nielsen Hayden
Copyright licensed by Liza Dawson Associates
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5 NEW STAR PRESS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未来的序曲：21 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：全 2 册 / (美) 哈特威尔, (美) 海登编;
汪梅子, 李懿等译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133-1839-6

I. ① 未… II. ① 哈… ② 海… ③ 汪… ④ 李… III. ① 科学幻想小说—小说集—
世界—现代 IV. ① I1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59291 号

未来的序曲：21 世纪科幻小说杰作选

(美) 戴维·G. 哈特威尔 帕特里克·尼尔森·海登 编
汪梅子 李懿等 译

统筹策划: 贾 骥

责任编辑: 陶凌寅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设计: @broussaille 私制

封面插画: 木西作品《Universe No.2》2011 年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9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: 23.375

字 数: 465 千字

版 次: 2015 年 8 月第一版 201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1839-6

定 价: 79.00 元 (全 2 册)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1	爱的算法	刘宇昆 / 夏 笏
18	阿尔必信息	奥利弗·莫顿 / 阿 古
21	幻城追赃记	卡尔·施罗德 / 秦 鹏
65	玩具飞船	托拜厄斯·S. 巴克尔 / 阿 古
69	学者之歌	布兰达·库珀 / 傅临春
85	生灵	莉斯·威廉姆斯 / 符 瑶
96	弗洛勒斯的先知	特德·科斯马斯卡 / 傅临春
131	火星称霸计划宣讲	凯瑟琳·M. 瓦伦特 / 李 懿
141	第二人称，现在时	达里尔·格雷戈里 / 李 懿
166	第三日光明	阿拉亚·唐·约翰逊 / 乐 章
190	生意之道	詹姆斯·坎比亚斯 / 秦 鹏
212	星际旅行的矢量字母表	李允夏 / 汪梅子
219	主人的声音	汉努·拉亚涅米 / 符 瑶
236	算师与射手	凯奇·贝克 / 汪梅子
255	岛	彼得·瓦茨 / 小 盆
296	科幻带你逃往异世界	乔·沃顿 / 汪梅子
308	把它卖给瓮中人	科利·多科托罗 / 汪梅子

爱的算法

刘宇昆

刘宇昆生于中国兰州，十一岁移民美国。他从2002年开始发表科幻作品，2012年，他的《手中纸，心中爱》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同时赢得雨果奖、星云奖和世界奇幻奖的虚构类作品。他因翻译陈楸帆《丽江的鱼儿》而获得了科幻奇幻翻译奖。他还曾将一些重要的中国科幻小说及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。

《爱的算法》发表于2004年，讲述了一位杰出的机器玩具设计师因自己的工作而陷入疯狂。这一构思中的许多片段都可以单独发展成完整的故事（有些已经被其他作家用过了），但刘宇昆选择让故事滚雪球般沿着这些点子一路前进，最终引向预期之外的结局。这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也是一个讨论人工智能存在论的恐怖故事，它将图灵测试彻底颠倒了过来。

护士在屋里，看着我自己穿衣准备出行。我套上一条旧牛仔裤，一件深红色高领毛衣。这些日子掉了许多肉，牛仔裤空荡荡地挂在瘦骨嶙峋的胯骨上。

“走，咱们去塞勒姆过周末。”布拉德说。他陪我走出医院，一只胳膊小心翼翼揽住我的腰。“就你和我。”

我坐在车里等，韦斯特医生与布拉德站在医院门口说话。我听不见，却知道她在跟他交代什么。“记住，每四个小时给她吃一次西汀，绝不能让她一个人待着，一会儿都不行。”

布拉德轻踩油门，车轮缓缓滑动，我怀着艾米时，他也是这样开车的。一路交通畅通无阻，高速公路上树荫婆娑，宛如明信片。西汀让我嘴角肌肉松弛。化妆镜中映出我的脸，脸上一抹幸福的笑容。

“我爱你。”他悄声低语，如他一贯的语气。像一声叹息，一拍心跳。

我沉默片刻，想象自己推开车门，一头扑到高速公路上去。自然那并未发生。一切早已前定，没有什么意料之外。

“我也爱你。”我盯住他的眼睛，如我一贯的回应方式。他向我微笑注目，然后转头望着前方的路。

于他而言，似乎生活重回旧轨。身旁坐着的，是他熟知多年的那个女人。一切如常。我们不过是一对普通夫妇结伴出游，离开波士顿，去乡下过周末。入住家庭式旅馆，去博物馆转转，讲讲百听不厌的老笑话。

如一套运行爱的算法。

我想要放声尖叫。

* * *

我设计的第一款娃娃叫劳拉，“劳拉小聪明”。

劳拉棕发蓝眸，关节灵活，浑身上下二十只电机，一只语音合成器藏在喉咙里，两只纽扣模样的摄像头缝在外套上，还有温度与触觉传感器和鼻子后面一只小小的麦克风。所有这些都不是什么顶尖技术，

连软件都是二十年前已经在用的。但我仍然为她骄傲。我的劳拉零售价五十美元。

非常玩具公司已跟不上雪片般飞来的订单速度，尽管离圣诞节还有三个月。作为公司老板，布拉德跑遍了大小电视台，CNN、MSNBC、TTV，只要数得出名字。劳拉一夜之间家喻户晓。

我一路尾随，陪他录各种访谈节目。之所以如此安排，是因为市场副总监说我给人一种妈妈的感觉（尽管那时我还不是），加上我金发碧眼，讨人喜欢（这一句虽然他没有说出口，但我却听出他的弦外之音）。至于我是劳拉的设计者，这点小事总被人抛诸脑后。

我第一次上电视录节目是为一家香港电视台。布拉德想让我先在镜头前找找感觉，再带我上国内早间节目。

我们坐在一旁候场，女主持人辛迪在台上采访另一位市场总监，来自一家做“湿度尺”的公司。我连续四十八小时不曾合眼，心里紧张得要命。我一共带了六个劳拉上节目，以防其中五个一起罢工让我当众难堪。这时候布拉德凑过来低声说：“你觉得这个‘湿度尺’是干什么用的？”

那时候我进非常玩具公司还不到一年，与布拉德并不很熟。我们稍微聊过几次，都是聊工作的事。他一副认真上进的有为青年模样，很容易想象，这种人如何在高中时代就开始筹划第一家公司，譬如搞个买卖课堂笔记的黑市之类。我猜不透为什么他要问我湿度尺的事，也许是在试探我有多紧张？

“不知道。厨房用品？”我姑且一猜。

“有可能。”他正色道，随即向我意味深长地眨眨眼睛，“可这名字听起来有点色色的。”

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，实在大大超出我意料之外，以至于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是说正经的。紧接着他笑起来，我也忍不住哈哈大笑。在接下来的候场过程中，我几乎绷不住自己的脸，那份紧张更是抛到九霄云外。

布拉德与年轻的女主持辛迪谈笑风生，聊起非常玩具公司的宗旨，

“非常玩具给非常孩子”，聊布拉德如何想到劳拉这个点子（实际上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，所有设计全是我一个人的心血，但他讲得那么好，连我都禁不住要信以为真）。接下来就等重头戏上台了。

我把劳拉放在桌子上，脸冲着摄像机。我坐在桌子侧面。

“你好，劳拉。”

劳拉转头望向我，电机运转得如此轻巧，几乎听不见一丝声响。

“你好！怎么称呼？”

“我叫爱莲娜。”我回答。

“初次见面很高兴。”劳拉说，“我冷。”

演播室里的空调有些凉，这连我都没发现。

辛迪被镇住了。“真厉害。她能说多少话？”

“劳拉的词汇表里有两千个英文单词，加上针对常用后缀与前缀的语义、语法编码。造句语法则不受上下文限制。”布拉德瞥了我一眼，我意识到自己讲得太技术了。“也就是说，她能自己创造新句子，并且保证语法正确。”

“我喜欢新衣服，亮光光，新的，明闪闪，新的，帅呆了。”劳拉说道。

“尽管并不是所有句子都有意义。”我补充一句。

“她能学习新词吗？”辛迪问。

劳拉把头扭向另一边看着辛迪。“我喜欢学——习，请教我一个新词！”

我心中默默记下一笔：语音合成器还有些小毛病，需要进一步在固件中加强。

看到娃娃主动扭头看她，回答她的问题，这一幕显然让辛迪很不安。

“她能……”她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，“能听懂我的话？”

“不，不能。”我大笑。布拉德也笑了。片刻之后辛迪也一并笑起来。“劳拉的语言算法模块经过马尔可夫发生器的强化，加上点阵式分布的……”布拉德又瞥我一眼。“简单来说，她能从听到的句子里挑出关键词，有样学样说出完整的句子，仅此而已。包括一些固定词

组，也是同样的原理。”

“哦，看上去真的好像她能听懂我在说什么一样。那她怎么学新词呢？”

“很简单。劳拉的记忆库可以容纳几百个新词，不过只有名词而已。你可以给她看一个东西，告诉她是什么。她有相当高级的模式识别能力，甚至可以分辨人脸。”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向敏感的家长们保证，劳拉不用他们阅读使用说明，劳拉扔进水里不会爆炸，还有，劳拉绝不会说什么不该说的字眼，即便他们的宝贝小公主“一不留神”教给她一句两句。

“再见。”访谈结束时，辛迪向劳拉挥手作别。

“再见。”劳拉也向她挥手，“你真好。”

此后每一次访谈都如法炮制。每当劳拉第一次把头转向主持人回答问题的时候，总有一阵不安与尴尬。看见无生命物件表现出智能行为，效果往往如此。没准他们都觉得这娃娃是被下了咒。接下来我会解释劳拉的工作原理，以卸下人们的心头重负。我记住了那些技术含量不太高、俏皮又能暖场的回答，熟稔到即便早上忘记灌咖啡也能倒背如流的地步。我的水平不断见长，有时候几乎像无人驾驶一样跑完全程，连主持人问的问题都不多听，只是让那几个耳熟能详的关键词自行启动我的应答。

那些访谈，还有其他营销手法，统统大获成功。我们不得不尽快把制造业外包出去，一时之间，中国沿海的每一座加工厂都在批量生产劳拉。

* * *

我们入住的小旅馆门厅中未能免俗地摆满本地观光小册子，其中大多数与女巫有关。耸人听闻的插图和文字既有道德警示意味，又充满青少年猎奇色彩。

旅馆老板大卫建议我们去古董娃娃屋转一转，那儿的招牌产品是

“塞勒姆官方女巫手制玩偶”。当年的塞勒姆女巫审判共绞死了二十个女巫，布丽奇特·毕晓普就是其中之一。藏在她家地窖里的“宝宝们”身上插满大头针，为她的罪行提供了如山铁证。

也许她不过和我一样，一个成年女子，却疯狂迷恋玩偶。想到要去逛这样一家店让我感觉反胃。

我趁着布拉德向大卫咨询餐馆和打折信息时溜回房间。我想睡觉，要不然装睡也行。等他上楼时看见我在睡觉，也许会让我一个人待着，让我有时间稍作思考。西汀让我思考困难，好像脑袋里有一道墙，轻如薄纱，将全部思绪都隔绝在安适的帷幕之外。

如果我还记得究竟是哪里出了错就好了。

* * *

我与布拉德的蜜月是去欧洲过的。坐近轨飞船，于茫茫云端之上横跨千万里。飞船票价比我一年的房租都要贵，但钱对我们已不是问题。我们的最新版产品“金葆小机灵”销量火爆，带动公司股价一起直上云霄。

从机场回来时，我们疲惫而喜悦。我依旧不敢相信这是我们两人的家，丈夫和妻子共同的家。一切依然有点儿过家家的不真实感。我们一起做晚餐，就像当年约会时一样。布拉德一如往常那样眼高手低，连菜谱第一段都没耐心读完，我则只能跟在他屁股后面忙活，挽救路易西安那炖虾于水火之中。日常生活周而复始，因平淡而更显真实。

餐桌上，布拉德告诉我一件趣事：一份市场调研显示，在金葆小机灵的消费群体中，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不是买给孩子玩的，而是自己玩得不亦乐乎。

“其中有不少工程师和计算机专业学生。”布拉德说，“还有无数网站在研究如何破解金葆。我最喜欢的一个网站，指导人们如何一步步教金葆自编律师笑话。想一想法律部那帮家伙起草文件禁止这种事时会是什么表情吧，真让人期待。”

我完全理解这些人何为对金葆感兴趣。当年在麻省理工苦读时，我也会想拆解像金葆这样的产品，探究她的算法原理。它，我默默纠正自己。金葆作为智能生物的幻象是如此真实，以至于连我也禁不住在潜意识中将她，它，当做一个活人看待。

“说实在话，也许我们根本不需要阻止这些破解行为。”我说，“也许反而能从中赚到钱呢？我们可以发布一些应用程序端口，再把升级工具包卖给技术宅们。”

“此话怎讲？”

“金葆是个玩具没错，但不见得只有小姑娘才喜欢玩她。”我不再纠结于她还是它的问题，“说到底，她的的确确拥有全世界最高端、最好用、最自然的对话语料库。”

“你写的语料库。”布拉德说。没错，就算我有点儿虚荣心好了。但我曾为此绞尽了脑汁，它是我的骄傲。

“这样的语言程序模块，如果仅仅用在一个不出一年就会被人遗忘的娃娃身上，这难道不可惜吗？我们至少可以发布几个模块接口，一个编程指南，甚至某些源代码。然后我们静观其变，说不定真能靠这个赚钱。”我一直无法忍受在学院里搞人工智能研究的单调乏味，但我依然有我的野心，不仅仅满足于做个会说话的娃娃而已。我希望这些能说会笑的小家伙做些更厉害的事情，譬如教小孩子读书，或者照顾行动不便的老年人。

我知道布拉德最终会倒向我这一边。在严肃的外表之下，他同样发自内心渴望冒险、挑战常规。我爱他也正因为此。

我起身收拾餐桌，他伸手过来，一把抓住我的手。“急什么。”他绕过桌子，拥我入怀。我望进他的眼睛里去，心中充满欢喜。欢喜是因为我如此懂他，不用开口，已知道他的下一句话。来，跟我生个孩子。我仿佛已听到他说出口。此情此景，唯有这一句话才能与之相称，一切有如前定。

他的举动恰如我所料。

* * *

布拉德打听完餐馆的事上楼来，我并没有睡熟。药效没过去之前，就连装睡也很难。

布拉德想去看海盗博物馆。我说我不想看那么暴力的东西。他二话不说就同意了。这正是他从康复中的妻子那里想要听到的话。

于是我们来到碧波地博物馆参观画廊，那里陈列着从塞勒姆昔日辉煌中流传下来的东方奇珍。

其中有些瓷器很是吓人，碗与盘子的做工惨不忍睹，图案像是小孩子信手画上去的一样。一旁的展品介绍栏写道，这些瓷器是广东商人专为海外出口而制造的，他们在自己国家并不卖这样的东西。

我读到当年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参观那些广东作坊后所写的文字。

工匠们坐成一排，手边备有画笔和工具。第一个人只画山，第二个人只画草，第三个人只画花，第四个人只画动物，就这样依次延续。盘子在工匠们手中传递，每人只花寥寥几秒钟，便画完属于自己的那几笔。

所谓“东方奇珍”，不过是某座古代血汗工厂和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出的廉价商品。我脑海中浮现出那些场景：一天又一天，在成千上万只茶杯上描绘同一片草叶，周而复始，别无二致，唯有中午吃饭时才能小憩片刻。伸出手，左手拿过前方的杯子，右手持笔蘸色，一笔、两笔、三笔，放到身后，涮笔，再来一遍。多么简单的算法。多么人性。

* * *

我与布拉德斗争了足足三个月，才终于说服他生产艾米。简简单单的“艾米”。

我们在家里斗。夜复一夜，我抛出老生常谈的四十一条正方意见，他回以毫无新意的三十九条反方观点。我们在公司斗，同事们隔着玻璃门围观我们两人激烈而无声地争吵，像看一场默剧表演。

那一夜我筋疲力尽。我把自己锁在工作室里一整晚，反复调试艾米的非自主肌肉收缩过程。搞不好这一点，她就不像个真人，无论她的学习程序有多么优秀。

摸回楼上卧室时，屋里黑着灯。布拉德早已上床去睡了，他与我一样心力交瘁。晚餐桌上，我们刚经历了一轮同样的唇枪舌剑。

他没有睡。“你打算一直这样子下去吗？”黑暗中传来他的声音。

我坐在床的另一侧脱衣服。“我停不下来。”我说，“我太想她了，对不起。”

他默不作声。我解开长衬衣上最后一颗扣子，转身回望。冷寂的月光从窗外淌入，我看见他满脸是泪，禁不住也哭起来。

终于我们都不哭了。布拉德说：“我也想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我回答。但无法与我相比。

“没有什么能替代她，你懂吗？”他说。

“我懂。”我回答。

真正的艾米总共在这世上活了九十一天，其中四十五天她都蜷缩在重症监护的玻璃保温箱中。除非医生在场，否则我无法碰触到她一分一毫。但我却听到她在哭，我总听见她在哭。最终我试图赤手空拳砸开玻璃箱。我用尽全力拍打坚韧的玻璃，直到手掌骨折，直到医护人员冲上来给了我一针镇静剂。

我再也不能生孩子了。我的子宫壁受损严重，终生无法痊愈。听到这一噩耗时，艾米已变成壁橱里小小的一罐骨灰了。

但我还是听到她在哭。

像我这样的女人有多少呢？我渴望有什么东西可以抱在怀里，可以牙牙学语，可以蹒跚学步，可以一天一天长大，直到我可以平静道别，不再听到那哭声。但我不要真正的孩子。一个有血有肉的孩子在身边，会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背叛艾米。

一点人造皮肤、一点硅胶、一套电机、成千上万行精妙的程序，我能做到。就让科技来抚平所有伤痛吧。

布拉德无法接受这想法。他憎恶。他不懂。

我在黑暗中摸索纸巾，递给布拉德和我自己。

“这会毁了我们两个，毁了公司。”他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我一边回答，一边躺倒。我只想睡觉。

“那就一起做吧。”他说。

我睡意全无。

“我受不了。”他说，“看着你这样子下去。你的痛苦简直要把我撕碎了。这实在太难熬。”

我又哭起来。他懂，懂我的痛。或许爱不仅仅是分享甜蜜，也包括这样感同身受的痛。

入睡之前，布拉德对我说：“也许我们该考虑为公司改个名字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刚刚想到，‘非常玩具’这名字，在有些坏家伙听来也有那么点色色的。”

我不禁笑了。有时候黄笑话反而是最好的治愈良药。

“我爱你。”

“我也爱你。”

* * *

布拉德把药片递给我。我乖乖接过来塞进嘴里。他又递过一杯水，看着我喝下去。

“我要打几个电话。”他说，“你小睡一觉好不好？”我点点头。

他一出门，我立即把药片吐到手心里，冲进浴室漱口。我将门反锁，坐在马桶上，试着背诵圆周率，一直背到小数点后五十四位。这是个兆头，西汀的药效过去了。

我向镜子里望去，盯住我自己的眼睛，仿佛一直看到视网膜后面的感光器，严丝合缝，构成密密匝匝的网格。我将头转向两侧，观察肌肉收缩又放松。这效果可不容易模仿。

但我脸上却空空荡荡，表面之下没有一点真实。那痛苦去了哪里，

那证明爱真实存在的痛，那因理解而感同身受的痛？

“你还好吗，亲爱的？”布拉德的声音从浴室门外传来。

我打开水龙头，往脸上泼了些水。“没事。”我回答，“我想冲个澡，你能去刚才我们路过的那家小店给我买点儿吃的吗？”

给他点事情做他就安心了。我听见他关门出去。我关掉水，再度向镜子里望去，看水珠从我脸上滚落，沿着纵横交错的皱纹往下淌。

人类的身体是一个奇迹，值得我们去再造。与之相反，人类的思维却是一个笑话。相信我，我懂。

* * *

不，布拉德和我一遍又一遍对着镜头耐心解释，我们做的并不是什么“人造孩子”。那不是我们的意图，也不是我们的成果。我们不过是想抚慰母亲们永失爱子的痛苦。如果你需要艾米，你就会懂。

我会走上街头，看着女人们小心翼翼抱着怀中孩子。我会不时认出一声啼哭，一只摇晃的小手，我便知道那是艾米，没有一丝疑虑。我会望向那些女人们的脸，感觉到心中慰藉。

我觉得自己又在前进了，从悲痛之中回到正轨。我开始准备下一个项目，一个真正能满足我的野心又能让世界惊叹的大家伙。我要继续我的生活。

泰拉花了我四年功夫。我一边秘密进行研发工作，一边同步推出其他好卖的娃娃。泰拉的外形像一个五岁小女孩。昂贵的医用人造皮肤与硅胶，赋予她天使般清丽的容貌。她的双眸乌黑灵动，你可以看着它们，直到永远。

我一直没能完成泰拉的运动引擎。如今回想起来，这或许反倒是一种幸运。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那些金葆迷们送来一些面部表情引擎，我将其用在研发阶段的临时代用品身上。更多更精密的微型电机让泰拉远远超越了金葆。她能扭头，眨眼，皱鼻子，乃至做出成千上万种以假乱真的面部表情。除此之外，她脖子以下的部分都不能动。

但她的头脑，哦，她的头脑。

我用了最快的量子处理器、最好的固态存储阵列来运行多层级多反馈神经网络。我加入亲自调校过的斯坦福语义数据库。整个程序完美无瑕，堪称一件艺术品。仅仅数据模型就花了我六个月的时间。

我教她何时微笑，何时皱眉，教她如何说话，如何聆听。夜复一夜，我反复分析神经网络节点的动态激活图，寻找问题，解决问题，以阻止它们发生。

布拉德从未见过研发阶段的泰拉。他先是为了控制艾米所造成的损失而疲于奔命，继而又投身于新产品的推广中。我想给他一个惊喜。

我将泰拉放在轮椅中，告诉布拉德她是我朋友的女儿。在我离开办事的几小时中，能否请他陪她玩一会儿？我离开办公室，留他们两个在一起。

两小时后我回来，布拉德正在为泰拉读《布拉格的魔像》^①。“‘来吧，’大拉比勒夫说，‘睁开你的眼睛，像个真人一样说话吧！’”

这可真是布拉德的做派，我心想道。他挖苦起人来颇有一套。

“行啦。”我插话道，“挺逗的，我抓住笑点了。说来你花了多长时间？”

布拉德对泰拉笑笑。“待会儿我们接着读。”然后他转头看我，“花多长时间干什么？”

“看出真相。”

“什么真相？”

“别闹啦。”我说，“讲真的，究竟是哪一点把她暴露啦？”

“暴露什么？”布拉德和泰拉异口同声问道。

* * *

泰拉的言行举止从未让我吃惊。我能在她开口之前预测她要说的

^①《布拉格的魔像》，犹太民间传说。在16世纪的布拉格，犹太教拉比勒夫为抵挡反犹主义者的入侵，用泥土创造了魔像，并赋予其生命。

每一个词。归根结底，是我编写了她的全部代码，对于她神经网络的每一次反馈与变化我知道得一清二楚。

但没有第二个人怀疑过。我应该为此自豪，我的造物通过了真人图灵测试，但我却感到恐惧。算法只是对智能的拙劣模仿，却没有人知晓，甚至没有人在乎。

一星期后，我终于对布拉德戳破真相。他起先是震惊，随即是兴高采烈，而这同样在我预料之内。

“妙极啦。”他说，“现在我们不仅仅是玩具公司啦。想想我们能做多少事？你要红啦，大红大紫！”

他一直念叨我们的的大好前景，半晌才察觉到我的沉默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我对他讲了“中文屋”假设。

这是哲学家约翰·赛尔为人工智能研究者设下的一道谜题。设想有一间屋子，他说，很大一间屋子，坐满勤勤恳恳、忠于职守的小职员，却只会说英语。一些写有奇怪符号的卡片被源源不断送进屋里，职员们则在空白卡片上写下另外一些奇怪的符号，然后将卡片送出去。为了做出回应，职员们人手一本大书，里面用英文写满类似于这样的指示：“当你看到一张卡片上有一道横线，紧跟着一张卡片上有两道竖线，则在空白卡片上画一个三角形，并交给你右边的同事。”除此之外，没有任何一句话对符号的意思作出解释。

实际上，这些送到屋子里的卡片上是一些用中文写成的问题，而小职员们则遵循指示，给出了相应的中文回答。然而，所有这些规则手册、小职员、整个屋子、全部活动步骤，其中又哪有什么是当真懂哪怕一个中文汉字的吗？把“职员”换成“处理器”，把“手册”换为“程序”，你会由此发现，图灵测试根本无法证明什么，人工智能不过是一种幻象。

然而，你还可以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这个中文屋假设：把“职员”换成“神经元”，把“手册”换成串联起所有电势能的物理法则，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又有谁敢说自已当真“懂”些什么？思维同样是幻象。